

帝 范

(唐) 李世民 著

序

序曰：〔序，次也，又述也。曰者，发语之辞。〕朕闻大德曰生，〔《易·系辞》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言天地之盛德，在乎生物也。〕大宝曰位。〔《易·系辞》曰：圣人之大宝曰位。言圣人大可宝贵者，在于位耳。宝是重贵之物，贵为天子，蔑以加矣，故称大宝也。〕辨其上下，树之君臣，〔《曲礼》曰：君臣上下，非礼不定。辨，别也。树，立也。〕所以抚育黎元，〔《封禅文》曰：受厚福以浸黎元。抚，慰勉安之也。黎，众也。汉文帝诏曰：以全天下元元之民。师古曰：元元，善意也。〕钧陶庶类，〔董仲舒《贤良策》曰：上之化下，下之从上，犹泥之在钧，唯甄者之所为。邹阳曰：独化陶钧之上。师古曰：陶家谓转者为钧，盖取周回调钧耳。言圣王制驭天下，亦犹陶人转钧也。〕自非克明克哲，允武允文，〔梁武帝立太子诏曰：今岱宗牢落，天步艰难，淳风犹郁，黎民未乂，自非克明克哲，允文允武，岂能荷神器之重，嗣龙图之尊。克，能也。允，信也。〕皇天眷命，〔《尚书·大禹谟》曰：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为天下君。皇，大也。《毛诗传》曰：尊而称之，则称皇天。眷，顾念也，谓天命归之也。按：注，尊而称之，称当作君。〕历数在躬，〔《论语》尧曰：咨尔舜，天之历数，在尔躬。历数，天道也。言天道在汝身也。〕安可以滥握灵图，叨临神器！〔《东都赋》曰：俯协河图之灵，故云灵图。乃帝王符应也。老子曰：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。韦昭曰：神器，天子玺符服御之物，亦帝位也。此言握灵图临神器者，必有明哲武文之姿，天命历数之应。〕

【译文】

我听说能使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繁荣昌盛的叫大德。地位之高，无以复加者叫大宝。而天子既已具备了大宝之位，更应该拥有大德之行。身为一国之君主，定当率先垂范，用礼规范君臣之行，区别上下之异。如若能明此理，才可以统治百姓，驾驭天下，使乾坤运于股掌之间。相反，眼不能明辨是非，智不能甄别贤愚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则定不能承当江山社稷之重任、九五至尊之高名。老天有眼，赋予国君生杀予夺的大权，因而凡事之不可懈怠，应常存临深履薄之心，勤政爱民，鞠躬尽瘁。决不可尸位素餐，徒有虚名，使自己的才德与名位不相称。

是以翠妣荐唐尧之德，〔《龙鱼河图》曰：尧时与群贤到翠妣之川，大龟负图来投尧，尧敕臣下写取告瑞应，写毕，龟还水中。妣，居为切。〕元圭赐夏禹之功。〔《尚书·禹贡》曰：禹赐元圭，告厥成功。疏曰：治水之功，尽加于四海，以禹功如是，故帝赐以元色之圭，告其能成天之功。以元为天之色，天谓之元，故以元色圭以彰显之也。〕丹字呈祥，周开八百之祚；〔《中候》感应云：文王受命，有赤雀衔丹书入丰，止于昌户，再拜稽首，受。八百者，《尚书》运期授引《河图》曰：苍帝之治，八百二十岁，立戊午颺。注云：周文王以戊午颺二十九年受命，后终八百余年。开，兴也。祚，国祚，又位也。〕

按：中候云入丰鄙，止于昌户，乃拜稽首。受最。〕素灵表瑞，汉启重世之基。〔高帝纪曰：高祖被酒夜行，径泽中。令一人前行，前者还报曰：“有大蛇当道径，愿还。”高祖醉曰：“壮士何畏？”乃前，拔剑斩蛇，蛇分为两，道开。行数里，醉困卧。后来，至蛇所，有一老姬夜哭。人问：“姬何哭？”姬曰：“人杀吾子。”人曰：“姬子何为见杀？”曰：“吾子白帝子也，化为蛇当道，今者赤帝子斩之，故哭。”乃以姬为不诚，欲苦之，姬因忽不见。今云素灵，即白帝子也。重世者，谓前后两汉二十四帝，共四百年天下也。〕由此观之，帝王之业，非可以力争者矣。〔《王命论》曰：帝王之祚，必有明圣显懿之德，丰功厚利积累之业。以神器有命，不可以知力求。以此祥之，自尧禹周汉以来，兴业之君，皆有符命，岂许以智力争夺而得者乎！〕

【译文】

远古之时，翠妣之川的大龟仿佛带着天神的旨意负图投尧，于是我们有了贤明的尧君。大禹治水之功广播四海，惠泽万民，所以舜帝特赐以元色之圭，用天神的征兆弘扬禹帝的伟绩。周文王因赤雀衔丹书授以重命，开创了周代八百年的繁盛局面。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，奠定了两汉四百年的丰厚基础。从上述事实来看，自尧禹周汉以来，那些有所作为的雄主们，都是秉承了上天的符命，又积累了丰功厚利，凭借励精图治而臻于善境的。由此可知，天下的得来和帝业的巩固，既不能靠机巧去谋取，更不能恃武力去争夺。

昔隋季版荡，〔版，《毛诗》作板，凡伯刺厉王诗篇名也。反也，反先王之道也。荡者，召穆公刺厉王诗篇名也。荡者，言荡荡然法度废坏也。厉王无道，坏灭法度，言荡荡然废坏。今云板荡，是合二诗之篇名目之也。以隋文创业，才至炀帝，荒淫暴虐，又过于厉王者矣。故亦曰板荡耳。〕海内分崩。〔《论语》曰：分崩离析。又《华谭策》曰：臣闻汉末分崩，英雄鼎峙。言四海之内，分裂崩坏。〕先皇以神武之姿，〔谓高祖也。高祖，讳渊，周上柱国李虎之孙，唐公李昶之子也。袭封唐公，始为太原留守，后受隋禅，改元武德，庙号高祖。言高祖有神明武略之雄姿。〕当经纶之会，〔《易·屯卦》“大象”曰：

君子以经纶。解丝棼者，纶之经之，君子经纶以解。屯，难也。凡事有未决，反复思念，亦经纶之象，盖谓天造草昧之时也。会，犹际也。〕斩灵蛇而定王业，启金镜而握天枢。〔斩灵蛇者，是借汉祖之事，以喻祯祥也。案：唐诸志籍，高祖未尝有斩蛇之事。启金镜者，喻光明之道也。《考灵曜》曰：秦失金镜，鱼目入珠。注云：金镜喻明。高祖当炀帝之贼虐暴陵天下，昏暗至甚也。高祖挽天河，洗甲兵，宇宙妖氛，一涤而净，岂非开光明之道哉！启，开也，亦犹隋失金镜，高祖得而启之也。谓重开清明之道也。天枢，天机。握天枢，犹得天机也。握，持也。按：秦失金镜二句，出《尚书·帝命验》，此作《考灵曜》，似误。〕然由五岳含气，〔五岳，泰、华、衡、嵩、恒。泰山者，山之尊，一曰岱宗。岱，始也。宗，长也。万物之始，阴阳之代，故为五岳长。王者受命，恒封禅之。华者，变也，万物成变，由于西方。衡，一名霍，言万物霍然大也。嵩，高也，言高大也。恒，常也，万物伏北方有常也。五岳含气，谓郁而未清也。〕三光戢曜，〔三光，日月星。戢曜，谓隐而不明。〕豺狼尚梗，〔《文子》曰：所为立君者，以禁暴乱也。夫养禽兽者，必除豺狼也。豺狼尚梗，谓群雄相逐，更相吞噬，为民人害，故喻以为豺狼也。豺狼，能食兽。梗，害也。〕风尘未宁。〔言天下战争，四边之风尘，未安息耳。〕

【译文】

前朝的隋代，从文帝创业，到炀帝亡国，法度废坏，纲纪不行，荒淫暴虐，享国日浅。国家四分五裂，百姓生灵涂炭。高祖李渊废昏诛暴，定乱兴邦，以神明武略的雄姿，扫荡天下，宰割山河。当时尽管天下大势未定，前程难卜，军阀争霸，乱贼四起，但高祖枕戈待旦，势在必得，在一片纷纭之中，所向披靡，勇往直前。

朕以弱冠之年，〔《曲礼》曰：二十曰弱冠。孔氏曰：二十成人，虽加冠，体犹未壮，故曰弱，至二十九通名弱冠。盖太宗十八岁兴义兵，二十四定天下，故称弱冠之年。冠，去声。〕怀慷慨之志，〔怀，抱也。慷慨，倜傥也。心之所之谓志。〕思靖大难，以济苍生。〔思，念也。靖，安也。言思念靖安天下莫大之患难，以救济下民。难，奴案反。〕躬擐甲胄，亲当矢石。〔前汉薄昭予淮南厉王书曰：高帝沐风雨赴矢石，野战攻城，身被疮痍，以为子孙万世之业。躬，身也。擐，披也，披甲胄谓之擐。在身曰甲，在首曰胄。当，抵也。矢石，谓箭箠也。言身自披擐甲胄，当抵矢石，英果雄勇如此。擐，胡惯反。〕夕对鱼鳞之阵，朝临鹤翼之围，〔前汉《陈汤传》曰：步兵百余人，夹门鱼鳞阵。师古曰：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。《庄子·徐无鬼》曰：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谯之间。注曰：鹤列，陈兵也。丽谯，高楼也。鱼鳞鹤翼，皆陈兵之形势也。〕敌无大而不摧，兵何坚而不碎，〔兵法曰：小敌之坚，大敌之禽也。言敌虽强大，必能挫之；兵虽坚固，必能破之。摧，挫也。碎，破也。〕剪长鲸而清四

海，〔剪，削也，削尽凶毒，清净四海。《尔雅》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。海，晦也，取荒远冥昧之称也。鲸，大鱼也。《六代论》曰：扫除凶逆，剪灭鲸鲵。又《左传》楚子曰：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鲸鲵而封，以为大戮。杜预曰：鲸鲵，大鱼以吞食小鱼者，以喻不义之人也。〕扫□枪而廓八纛。〔柅枪，星名，妖星也。八纛，《淮南子》曰：九州之外，乃有八蜚，八蜚之外，乃有八纛。言扫除去妖星，展廓其八纛也。廓，展也。扫，除也。柅，初咸反。枪，楚耕反。〕乘庆天潢，〔魏王固表曰：王孙公子，不镂自雕，非鸾则凤，分枝若木，疏璿天潢。潢，天河也，谓乘履庆祥，高远之璿流。潢，音黄。〕登晖璇极，〔梁简文帝《谢为皇太子表》曰：臣以毓庆云霄，凭晖璇极。璇极，谓宝位也。登，升也。晖，显也。按：上二句《文苑英华》作既承祐天潢，澄清璇极。〕袭重光之永业，继大宝之隆基。〔《易·离卦》“大象”曰：明两作离，大人以继明，照于四方。郑康成曰：作，起也。明明相继而起大人重光之象，尧舜禹文武之盛也。又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明帝时为太子。乐府辞云：日重光，月重轮，山重晖，海重润。重光是太子之事也。以上皆太宗自叙本末，谓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方始正储宫，继登宝位。按：大宝，《文苑英华》作宝胚。注：山字当作星。〕战战兢兢，若临深而御朽；〔《诗·小雅》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。《书·五子之歌》曰：慄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言我虽功业如此，自即位以来，犹常恐惧戒慎，如临渊驭朽耳。太宗可谓居安虑危，善守成者也。〕日慎一日，思善始而令终。〔言我一日戒谨加如一日，惟恐不得尽善始终之美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我从 15 岁起随父亲兴兵讨乱，到 21 岁平定天下，胸怀大志，意气风发，为的是消除战祸，安抚黎民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救斯民于水火。因此常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披挂上阵，出生入死，身先士卒，赴汤蹈火。尽管早晚面对的是重重的敌兵，却毫无惧色，英勇奋战。更不论敌人多么强大，装备多么精良，志之所向，豪气冲天，终于东征西讨，削尽了凶逆，厘清了四海，以励精图治的气象，登上了皇帝的宝位。即位之后，在承袭和弘扬高祖遗风的同时，又始终不敢忘记自己肩负的重责。朝思暮虑，呕心沥血，勤政惧独，居安思危。位虽高而不敢自傲，权虽大而不敢自矜，对执掌天下的大事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仿佛临近深渊而惊惧，又如同用破绳驭马而惶恐，天天反省的只是怎样能善始善终，永保帝业的辉煌。

汝以幼年，偏钟慈爱，〔汝，尔也。钟，聚也。谓太子以少年独钟于父母之慈爱。〕义方多阙，〔《左传》曰：教之以义方。义，宜也。裁置事物合宜谓之义。方，正也。〕庭训有乖。〔《论语》孔子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不学诗，无以言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鲤退而学诗学礼，此庭训之道也。乖，违也。〕

言于此庭训之多有缺违。〕擢自维城之居，〔《诗》云：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。维城，藩障也。盖太子始封于晋也。〕属以少阳之任，〔梁简文帝《上昭明太子笺》曰：正少阳之位，主承祧之责。少阳，东方也。天子居正阳，故太子居少阳也。晋王于贞观七年遥领并州都督。十七年，太子承乾废，而魏王泰次当立，亦以罪黜，乃立治为皇太子，故曰擢自维城之居，属以少阳之任也。任，位也。〕未辨君臣之礼节，〔《左传》曰：君臣有礼。《礼记》曰：礼不逾节。〕不知稼穡之艰难。〔《尚书·无逸》曰：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。种曰稼，□曰穡。此言太子生长深宫，安能知民之疾苦，故以此儆之也。〕朕每思此为忧，未尝不废寝忘食。〔太宗言我尝以此为忧惧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〕自轩昊以降，迄至周隋，〔轩昊者，三皇五帝也。其详注见于《纳谏》篇。此言上言三五，下至于今。〕以经天纬地之君，纂业承基之主，兴亡治乱，其道焕焉。〔荀悦《汉纪序》曰：昔在上圣，惟建皇极，经纬天地，观象立法。经纬，开创者也。纂承，守成者也。纵曰经，横曰纬。又南北为经，东西为纬。言于中兴亡治乱之道，焕然明白可见者。按：注引荀悦语，乃《汉纪·高帝纪序》，非《汉纪序》文。〕所以披镜前踪，博览史籍，聚其要言，以为近诫云耳。〔言我是以开明前古君臣兴亡治乱之实迹，广观经史传籍，采酌其要领可法之格言，以为切近之鉴戒者矣。按：览，《文苑英华》作采。〕

【译文】

你从小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慈母之手，因而阅历短浅，规矩缺乏。在朝不懂得君臣之礼，在野不明白民生疾苦。没有建立什么功绩，却拥有了封邑；没有树立什么威信，却获得了太子封号。每当我想到这些时，就禁不住替你忧虑，甚至常为此而坐卧不安，眠食俱废。考察从三皇五帝奠基以来一直到周朝隋代历史，想想其中涌现了多少圣明的君王啊！再看看其间兴亡治乱的轨迹是那样昭然若揭，又不能不令人深思不已啊！我之所以旁征博征，钩沉那些经典事例和人物供你学习和参考，既是为了让你明古知今，不至胆大妄为，更是为了使你增长见识，提高本领，不辜负天神的瑞旨和百姓的期望。

卷 一

帝者，天之一名。以形体谓之天，以主宰谓之帝。帝者，谛也。言天荡然无心，忘于物我，公平通远，举事审谛，故谓之帝。又曰：察道者帝。又，三皇五帝，三王或曰帝。既天之一名，而以三皇居先，是优于帝而过于天耶？曰：三皇不能过天，但优于帝矣。何以为优？以遂同天之名，以为优劣耳。何则？以五帝有为而同天，三皇无为而同天，以有为无为故知三皇优也。或曰：三王抑劣于帝乎？曰：三王虽实圣人，但内同天而外随时运，不得尽其圣用，逐迹为名，故谓之为王也。《礼运》曰：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”即帝也；“大道既隐，各亲其亲，”即王也。三王亦顺帝之则而不尽，故不得名帝。然天与之帝，义为一也，故继天则谓之天子，其号谓之帝。总三而论之，以帝得其中正矣。皇者，天也，美也；王者，大也。天地人，以一贯三为王，天下所法也。王，按《左氏传》并音于况反；范，法也，言可以为帝王之法式，故名之《帝范》。以汉孔安国《尚书·序》曰：“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，示人主以规范也。”其义同。

君体第一

帝王要有涵化宇宙、包容万物的气量，方能并吞天下；儿男要有海纳百川、胸怀九州的志向，才会出人头地。

君，《白虎通》曰：“君者，群也。群下所归心。”又荀卿曰：“君者，仪也；民者，影也，仪正则影正。君者，磐也，民者，水也，磐圆则水圆。君者，源也，源清则流清，源浊则流浊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庆赏刑威曰君。”体者，治体也。君之所治体势、规模。第者，次第也。一者，数之始也，万物得一以生。老子曰：“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”故君体为第一也。按《荀子》无“民者，影也”、“民者，水也”二语。又君者，源也，作君者，人之源也。

夫〔夫，音扶。语词后放此。〕人者国之先，〔《易》曰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。”故《大学》曰：“有人此有土。”所以人者国之先也。先者，前也。凡在前者谓之先。〕国者君之本。〔国者，域也。域者，居也，人民所聚居。欲为君者，能以德和民，民人乐为之用，乃可以为国。苟不以德和民，人民离散而不附，虽欲为君，得乎？故圣人云：“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”所以国者君之本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人民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建立的先决条件。就像《易经》上说的：先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了上下才产生了礼义。当然，一个国家光拥有民众还不够，还要爱护人民，保护人民，否则，人民就要背叛你，还谈什么立国呢？

国家是一个君王的根本。国君之所以被称为国君，之所以贵为天子，就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国家。如果国君能够以德来团结人民，那么人民就乐于为君王出力，这样，国君就可以长久地拥有国家，如果国君虐待人民，人民离散而不肯归附，那么你想当国君，又怎么能办得到呢？

人主〔主，即君也，领也。主领庶众。〕之体，如山岳焉，高俊而不动；〔东汉《仲长统传》曰：“德重如山岳。”山者，谓四镇，山之重大者也：扬州之会稽山、青州之沂山、幽州之医无闾山、冀州之霍山。岳谓五岳：泰、华、衡、崧、恒也。详见前序注。言人君之体当如山岳之尊崇，巍然镇静。故云不动。〕如日月焉，贞明而普照。〔《易》曰：“日月之道，贞明者也。”言若日月正一，自然之明，昼夜更迭不息。于至高至极之上，普遍照烛在下之万物。贞，正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做君主的，外观上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像山岳一样稳重而高俊。令人望而生尊崇之心，望而有敬畏之感。这除了帝王天生的厚重仪表之外，主要是指作为人君的修养。“德重如山岳”，君主有德则在百姓眼中自然重如山岳，如若无德，即便像山岳，又有谁来敬畏呢？

作为人君，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，具有永恒的光热，而且普照万物。人主应该天下为公，不能有丝毫的偏私，让普天之下的每一个黎民都能感觉到帝王的恩泽。这是做人君的必须具备的素质。

兆庶之所瞻仰，〔十万曰亿，十亿曰兆。庶，众也。凡人君有动作，兆亿庶众咸瞻仰，以为则而行之也。〕天下之所归往。〔《易·乾》凿度曰：王者天下

所归。四海之内曰天下。孟子曰：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“盍归乎来？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”大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“盍归乎来？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”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归之，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。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？此二者归往之明效焉，故太宗晓之。）

【译文】

君主是老百姓行动的指南，也是天下民众所向往的归宿。作为君主，不负众望，爱护人民，百姓就会把他视作保护伞和自己的归宿。商朝时候的伯夷为了躲避暴虐的商纣王，居住在北海之滨，后来他听说周文王起来反对纣王，就说：“我何不回去呢？我听说文王治理下的西伯很注意善待和养育老者。”大公为了躲避纣也住在东海，他听到文王兴起的消息，也高兴地说：“为什么不回去呢，我听说西伯那个地方能够养育老者。”唐太宗借此说明一个好的君主，应该是天下百姓所向往的归宿。

宽大其志，足以兼包；〔志，心之所之也。人君之志，当宽裕广大，与天地同德，包括其区宇，涵容庶物。〕平正其心，足以制断。〔《大学》曰：“所谓修身，在正其心者。心有所忿怍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。”此言人君心不平正，则是非不明。心若平正，则是非明矣。以此制断，事事物物自得其宜矣。〕

【译文】

人君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，这样他的心才能包容宇宙，涵容万物。一个帝王如果小肚鸡肠，器量狭窄，他怎么能有容人之量？胸中怎么能装得下整个天下呢？

做为帝王，如果能使自己修养到平心静气，公正地对待天下的人和事，那么临事就能正确决断。《大学》说：“所谓修身养性，就是要做到能够使自己的心平正。一个人心中有愤怒，则做不到平正；心中有喜好，则做不到平正；心中有忧愁，则做不到平正；心中有恐惧则做不到平正。”可见一个人要想做到自身公正，就必须摈弃私心杂念和个人的喜怒好恶。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非威德无以致远，〔班固《典引》曰：“威灵行于鬼区。”注云：“鬼区，远方也。”威德者，非穷兵黩武、残酷之暴，乃应天顺民，以征不义。故能令行禁止，天下畏服，无远而不至也。〕非慈厚无以怀人。〔孔子曰：“慈可以服众。”又《书》曰：“安人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”慈，惠爱也。怀，安保也。谓王者抚绥兆民，若非慈爱广厚，则成小惠。故云：非慈厚无以怀人。〕

【译文】

没有威望和好的德行，就不能号召远方；没有慈善和广厚的爱心，就不能安抚万众。这二者相辅相成，珠联璧合，缺一不可。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君，如

果没有威严，不能使邪恶畏服，国家就不会太平。这样不足以保护人民，人民也会产生怨气。反之，如果一味穷兵黩武，以残暴之心对待天下，也会导致众叛亲离。所以，树立威信之后，还需要用慈善和厚爱来抚恤天下。其实，恩威并用本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统治手段。

抚九族以仁，〔《商书·尧典》曰：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”欧阳夏侯氏谓，九族者，父族四：五属之内为一族，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，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，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，母族三：母之父姓为一族，母之母姓为一族，母之昆弟适人者为一族；妻族二：妻之父姓为一族，妻之母姓为一族。又，唐孔氏说：“九族者，上从高祖，下至元孙。凡九族皆为同姓。”二说不同，故并存之。太宗言此九族之亲，长者安之，少者怀之、爱之，勿可骄慢。骄慢则离而相怨矣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惟九族不可不抚爱。《诗》曰：“绵绵葛藟，在河之浒。终远兄弟，谓他人父。谓他人父，终莫我顾。”此刺平王失礼于亲戚也，可不诫哉？〕接大臣以礼。〔《论语》曰：“君使臣以礼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。”又曰：“敬大臣则不眩；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。”〕

【译文】

九族指皇家宗族及其他皇亲国戚。在封建时代，宗族关系胜过其他任何关系，尤其是皇帝的宗族关系，一旦处理不好，会直接导致皇权不稳，国家混乱。所以唐太宗提出要以仁义来安抚九族。

皇帝虽然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，但对大臣还要以礼相待。君待臣以礼，臣下才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出力，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。如果国君蛮横无礼地对待臣下，不是培养出奴才，就是导致众叛亲离。因此有能力的国君不是去压服群臣，而是以仁德礼义去让臣下折服。

奉先思孝，〔《尚书·太甲》曰：奉先思孝。以念祖德为孝。先，祖先也。《中庸》曰：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奉，父勇切。〕处位思恭。〔《太甲篇》曰：接下思恭。以不骄慢为恭。下，臣下也。处，上声。〕

【译文】

敬奉祖先要做到孝；高居皇位要时时想到谦恭谨慎。

倾己勤劳，以行德义。〔倾，犹抑也。己，我也。即虚己之义。不以我为尊，不以我为贵，不以我为才，不以我为智。当以孜孜不倦于德义耳。勤，孜孜也。劳，事功曰劳。德者，得也。得之于道之谓德。义，事之宜也。裁制事物合宜之谓义。〕

【译文】

君王应该克己勤劳，以彰显自己的德义。作为君王，时刻都面对臣下的顺耳之言。因此人君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警醒自己不要妄自尊大，不可一世。相反，君王更要以身作则，勤于政事。这样，德行才能远播，处理事情才能做到恰到好处。

此乃君之体也。〔言若能行此，是乃为君之大体矣。〕

【译文】

太宗总结道：如果做到了上面的要则，就具备了为君的大体。也就是说，上面讲的那几个方面是对一个皇帝的最起码的要求。

建亲第二

帝王的用人哲学：大厦靠众材而成千间之广；大鹏借羽翼可扬万里之远。

《左传》曰：“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室，亲骨肉也。”言有天下者，宜树立藩镇，骨肉分置之于内外，以相与维持，庶无孤削单弱之患。夫水之无本，纵筑而亦涸；木之无柢，纵溉而亦焦。大厦将兴，资众材而后可成千间之广；大鹏将翥，藉短羽而后可扬万里之远。人君欲为国，享万世无疆之休者，岂可独立任其智力者乎？《左传》曰：葛藟犹能庇其根本，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？固宜建亲。建亲之道，不特骨肉之谓也。至如贤德、忠纯、明哲、通才之君子，建而亲之，孰曰不可？

夫六合旷道，〔六合，谓天地四方之对。旷，远也。道犹路也。言天地四方，是旷远至广至大之道耳。〕大宝重任。〔天子大宝，是至极至尊之位也。重，极也。〕旷道不可偏制，故与人共理之；重任不可独居，故与人共守之。〔《五等诸侯论》曰：夫先王知帝业至重，天下至旷。旷不可以偏制，重不可以独任。任重必于借力，制旷终乎因人。故设官分职，所以轻其任也；并建五长，所以宏其制也。又，《六代论》曰：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，故与人共治之；知独守之不能固，故与人共守之。所以项羽自任而亡，沛公任人而兴也。太宗雍容，庆享贞观之至治，用是理矣。〕

【译文】

作为一个皇帝，他所面对的是至广至大的天下，他所拥有的是天下最为尊贵的皇权帝位。这么旷大的国家，皇帝一个人怎么能治理得了呢？所以要与别人来共同治理；这么至极至尊、人人垂涎的皇位，一个人怎么能守得住呢？所

以皇帝要与别人来共同守卫它，项羽不信任手下的人，所以灭亡，而刘邦能够放手使用人才，所以最终获胜。这就是国家要封建亲戚的道理。

是以封建亲戚，以为藩卫，〔《传》曰：“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室。”〕安危同力，盛衰一心。〔《书》曰：“乃一德一心，立定厥功，惟克永世。”言同心同德立功，则能长世安民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所以国君要分封那些皇亲国戚，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安全保障。被分封的人一旦得到权位，成了既得利益者，就会与国君同舟共济，一起来关心国家的安危盛衰。

远近相持，亲疏两用。〔郭伋谏光武曰：“无专用南阳人。”〕并兼路塞，逆节不生。〔《六代论》曰：“并兼路塞，逆节不生。”并兼，谓交相侵劫。逆节，谓不尊王命也。如是所以尚其分封建亲戚以为藩篱，卫尉之。其盛也，一其心而养之；其衰也，一其心而救之。如此远近各能维固，更加亲疏兼任，纵然有并兼之门路，亦可闭之而不能开矣。纵然有悖逆之隙节，亦可以沮遏而不得长矣。○案：注“所以尚其”至“卫尉之”一句疑有脱误。〕

【译文】

但是，用人也不能全都用自己的三亲六故，也要使用一些和自己没有关系，但可靠而又有才能的人。这样既使用与自己关系近的，也使用一些与自己关系远的，就能够起到远近相互牵制的作用。如此亲疏兼任，就可以防止所任用的人相互之间侵劫。纵然有人生出叛逆朝廷的野心，也会因为被别人阻遏，而成不了气候。

昔周之兴也，割裂山河，分王宗族。〔武王既定天下，封武王弟振铎于曹，封太师吕望于齐，余皆有封。〕内有晋郑之辅，〔晋，始以唐名。成王母弟叔虞封于此。其地有晋水，叔虞之子燮父改之，故号晋。郑，始以宣王母弟桓公友封於郑。辅，助也。〕外有鲁卫之虞。〔卫者，周公既诛管蔡，封其弟康叔，号孟侯。鲁者，周公子伯禽封于鲁。虞，防也。〕故卜祚灵长，历年数百。〔《左传》：王孙满曰：成王定鼎于郊□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。故曰卜祚灵长也。此谓周之所以兴者，为封建亲戚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过去，周朝兴起的时候，周武王割裂天下的山河来封给王族。他的弟弟振铎封于曹，太师吕望封于齐，其余的人也都有封地。这样，周朝内有晋、郑这两个封国作为辅备，外有鲁、卫这样的封国作为自己的防卫。正因为如此，周朝在占卜的时候，才显现出有三十世、七百年江山。

秦之季也，〔季犹末也。〕弃淳于之策，〔《秦纪》始皇三十四年，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。齐人淳于越进谏曰：“臣闻之，殷周之王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支辅。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无辅弼，何以救哉！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，非忠臣也。”始皇下其议丞相，丞相谬其说，绌其辞。〕纳李斯之谋。〔丞相李斯破议淳于策曰：“周文、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讐。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”。始皇竟从其议。○按：李斯议，乃驳丞相绌等，非为淳于越言。破字亦疑误。〕不亲其亲，独智其智，〔《中庸》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。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又《列子》曰：“治国之难，在于知贤，而不在自贤。”《书》曰：“自用则小。”是也。〕颠覆莫恃，二世而亡。〔始皇至胡亥才二世耳。颠，颓也。覆，败也。此谓秦之所以亡者，为分置郡县也。覆，方福切。〕斯岂非枝叶不疏，则根柢难拔，〔《晋纪总论》曰：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。夫根本巩固，枝叶荣茂。不疏者，荣茂也。既枝叶荣茂，是根本巩固矣。既根本巩固，则未易提拔也。柢，都礼切，本也。〕股肱既殒，则心腹无依者哉！〔《书》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；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。”君者，元体也。臣者，股肱也。君之有臣，譬人之一身有手臂也。凡欲有为，必资手臂以运用。手臂既伤，虽心腹欲有为，无所依藉也。何能运用哉？故曰：股肱既损，则心腹无依。殒，伤也。堕，许规反。〕

【译文】

秦朝的时候，大臣淳于越进谏始皇说：“我听说周代的江山之所以长久，是因为分封了皇室子弟和有功之臣，这样国家有了支撑和辅弼。现在陛下您虽拥有整个天下，但您的子孙却如同一个寻常百姓，国家没有辅弼，一旦遇到危难，怎么能自救呢？凡事不去吸取古人的经验，而能做到长久平安的，闻所未闻。”可惜秦始皇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丞相李斯反驳淳于越说：“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分封的同姓子弟非常多，但是他们的后代关系逐渐疏远，因此互相攻击如同仇敌。诸侯之间更是相互征讨，周天子无法来约束他们。可见分封诸侯并没有好处。秦始皇竟听从了李斯的谋略。这样，秦始皇不去任用他的皇族本家，让他们成为国家的辅弼，而是只相信自己，灾祸怎么能不到来呢？因此，江山只传到二世就灭亡了。这难道不是枝叶繁茂根就不易动摇的道理吗？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如果没有手足，即使心里想干什么，又怎么能办得到呢？”

汉初定关中，〔谓汉高帝。〕诚亡秦之失策，〔秦以孤立而亡，故云失策。〕广封懿亲，〔高祖初定天下，因秦之失，大封懿亲。以帝从父兄刘贾封为荆王，以从祖兄弟刘泽封为燕王，兄刘仲为代王，同父少弟刘交为楚王。凡同姓为王

者，九国。〕过于古制。〔周封爵五等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公，地方五百里；其次侯，四百里；其次伯，三百里；其次子，二百里；其次男，百里。其分封之古制也。〕大则专都偶国，小则跨郡连州。〔《汉纪》自雁门、太原以东，至辽阳为燕、代国；常山以南、太行左转，度河、济、阿、甄以东，薄海为齐、赵国；自陈以西，南至九疑，东带、江淮、穀、泗，薄会稽为梁、楚、吴、淮南、长沙国，皆外接於胡越。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。大者或五六郡，连城数十，置百官宫观，僭于天子。汉独有三河、东郡、颍川、南阳，自江陵以西至蜀，北自云中至陇西，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已。《左传》曰：“嬖子配适大都偶国，乱之本也。”又《坊记》曰：“故制：国不过千乘，都城不过百雉，家富不过百乘。以此坊民，诸侯犹有畔者。”况以如此过制，宁有不乱乎？适，音嫡。○按：注“汉纪”当作《史记》。〕末大则危，尾大难掉。〔《左传》曰：“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。”此谓诸侯地广而强，帝室弱而见侵，如末大根小必折，尾大身小难掉。且尾在于身者也，欲掉之尚犹不从其心，况诸侯强盛且非己体之尾，何掉哉？谓难以禁止也。掉，徒吊切。〕六王怀叛逆之志，〔六王谓楚王戊、赵王遂、胶西王卬、济南王辟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雄渠。约从共谋反。〕七国受胥钺之诛。〔七国谓吴、楚、赵、济南、淄川、胶东、胶西也。〕此皆地广兵强，积势之所致也。〔高祖封以齐七十二城，楚四十城，吴三十城，余各有等差。是地广也。〕

【译文】

汉朝刚夺取天下的时候，汉高祖吸取秦代因为不封建亲戚而灭亡的教训，于是大规模分封诸王。同姓的刘贾封为荆王，刘泽封为燕王，刘仲封为代王，刘交封为楚王，等等。一次就封了九个诸侯王。封王的规模之大，受封诸王所拥有的地域之广，都超过了周朝分封诸侯的制度了。因此大的诸侯国拥有五六个郡，数十座城池，设置百官，所修宫殿甚至都超过了天子；即使是小的诸侯国，也跨州连郡，地盘很大。这样诸侯地域广，力量强大，国家王室反倒力量弱小。如同梢节长大繁茂而根却很小，必定要折断；尾巴大身体却很小，很难去掉转。所以汉朝的楚王戊等六个诸侯王相约谋反；吴、楚、赵、济南、淄川、胶东、胶西七个诸侯国，也因为谋叛而遭到了斧钺的诛杀。这都是因为被分封的诸侯国地广兵强，长久积蓄势力而导致的。

魏武创业，〔魏武，曹操也。操本谯人。献帝时封魏王。其子丕受汉禅，是为文帝。创，初也。〕暗于远图。〔魏武只知汉过，不知秦失。汉封虽过，至四百年始失天下。殊不知秦二世而亡。故云暗于远图也。〕子弟无封户之人，宗室无立锥之地。〔《庄子》曰：“尧舜有天下，子孙无置锥之地。”魏时子弟宗室但封之一位，不与其土，拥虚名而已。〕外无维城以自固，内无盘石以为基。〔在外无藩维之城，以为固保；内无大盘之石，以为基址。盘者，大也。又，

柱下之石也。谓柱下既无磐石以为基址，承载栋梁则必易为颓陷。屋有磐石，犹有懿亲贤臣也。屋有磐石则固，君有贤臣则安。故荀子曰：“国安于磐石。”又《汉书》宋昌曰：“高帝王子弟，犬牙相制，所谓磐石之宗也。”言万国相连，以固王室，如大石之不可转动也。按：盘、磐通。〕遂乃大器保于他人，社稷亡於异姓。〔《老子》曰：“国之利器，不可示人。”大器，谓君之权位。言魏不自保其权位，太阿倒持，削弱滋甚，竟以天下付于他人，终于异姓夺之耳。异姓，谓司马氏。魏禅位与司马氏，是为晋。〕语曰：〔古人之语也。〕“流尽其源竭，条落则根枯。”此之谓也。〔《六代论》曰：夫泉竭则流涸，根朽则叶枯，枝繁者荫根，条落者本枯。夫水无活源则其流易尽，故孟子曰：“七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；其涸也，可立而待。”流尽、源竭，谓水无本也。○按：《文选》“本枯”作“本孤”。〕

【译文】

魏武帝曹操初创事业之际，在这点上没有长远的谋划。他只知道汉朝因为分封诸侯而导致天下大乱，而忽略了秦朝不进行分封的过失。殊不知汉朝存在了四百年，而秦朝只传了二世就灭亡了。曹操不分封子弟，致使他的子弟当中没有受封的人，宗室在国家之中没有立锥之地。这样在外没有维城来固守国家，在内没有被封的诸侯王像磐石那样成为国家的根基。所以魏国的江山要靠别的人来保护，社稷最终灭亡在异姓之手。古人说：“如果支流没有了水，那么整个水源就要枯竭；树枝如果都凋落了，那么树根也会枯死的。”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

夫封之太强，则为噬脐之患；〔《左传》庄六年，楚文王伐申，过邓。祁侯曰：“吾甥也。”止而享之。骓甥、聃甥、养甥请杀楚子。邓侯弗许。三甥曰：“亡邓国者，必此人也。若不早图，后君噬脐，其及图之乎？图之，此为时矣。”邓侯曰：“人将不食无余。”对曰：“若不从三臣，抑社稷实不血食，而君焉取余？”弗从。还年，楚子伐邓，灭之。噬脐，言若自噬腹脐，喻不可及也。〕致之太弱，则无固本之基。〔弱则不能胶固根基。〕由此而言，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。〔贾谊说文帝曰：诸侯强盛，长乱起奸。夫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令海内之势若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则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事。〕使轻重相镇，〔轻重谓大小之国也。〕忧乐是同。〔《六代论》曰：“共其乐者，人必忧其忧；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”〕则上无猜忌之心，下无侵冤之虑。此封建之鉴也。〔无过、不及之谓中；不偏不倚之谓正。太强则张，太弱则弛。若随时处宜，得其中正而居之，其衅罅自塞，萌芽不生，奸邪祸乱从何而出哉？自是在上者绝嫌猜疑忌之意矣。既嫌猜疑忌绝矣，则争端怨由不起，而疾害不生矣；则上下和合，而侵陵冤枉之机除矣。如此方为封建之昭鉴也。〕斯二者，安国之基。〔斯二者谓损其太强，益其太弱，执其中道。乃是安